

第四十一卷

易

第四十二卷

書詩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一卷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一卷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無極

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言也
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
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玄奧當表出之然則無
極而太極之言亦不始于周子矣

○太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其說有本乎曰有洪範皇極是也



皇極者人之極也大傳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
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天之極也立地之
道曰剛與柔剛柔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
義人之極也天非陰陽不立地非剛柔不立人非仁
義不立天地人其形也陰陽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
陽之道而立為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為地人以仁
義之道而立為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為屋也三極者
參而三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
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為言至也太極者至之
又至非尋常之極故曰太極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
之極則曰太極莊子之言大塊是已土塊之塊有限

又至非尋常之極故曰太極至極之極有形也無形

之極則曰太極莊子之言大塊是已土塊之塊有限

也無限之塊曰大塊知此者知孔子立言之意矣老

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強名曰道蓋大道本不可名而

借道路之道而強名曰道也引而伸之亦曰理可理

非常理強名曰理蓋至理本不可名而借木理之理

文理之理玉理之理而強名曰理合而觀之極可極

非常極強名曰極也濂溪周子恐人滯于形泥于象

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強名之上又加強

名千載而下未有知其解者也陸子靜以為贅蓋為

昧者泥象滯形慮然不知聖人立言為鈎深致遠者

周子無極

設不為泥象滯形者設也若為昧者言則兩儀四象
昭昭矣太極之言亦贅也已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則
孔子太極二字乃魚筌兔蹄周子太極圖則繫風捕
影無極二字乃駢拇枝指也象山之言不可謂無見
而其與朱子辯屢千言而不能自發其本旨亦所謂
意圓語滯者與九原可作起朱陸于寒泉精舍而余
以此說為之調停亦必含咲而息訟矣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
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

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
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
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
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此說精
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陰陽

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
而曰陰陽何也曰生生之謂易陽主生陰主死若曰
陽陰則死而不復生矣先陰後陽有生不生窮之義
焉匪特此也易曰是故知死生之說又曰是故知鬼

如此別誠
物之終始
可推矣

神之情狀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不曰神鬼而曰鬼神不曰闢闔而曰闔闢亦猶曆家朔先於晦不曰朔晦而曰晦朔以此例之思過半矣然則商易之首坤蓋亦有見於此孔子曰吾得坤乾焉有味其言哉

○ 義皇心易

陳希夷言學易者當於義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脚下盤旋朱子云非周孔之注安知義皇之心乎陸象山六經注脚及糟粕之說正出於此周孔且注脚六經尚糟粕况其餘乎

脚六經尚糟粕况其餘乎

二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干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
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
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
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夷初艮初兌
初萃初離初蠶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
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
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
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
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

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
予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今之讀易
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
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

中文尚書
見後漢書

連山歸藏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
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
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偽作上官求賞者耳

☵ 卦文名義

易者廬壘之名守宮是矣

守宮即蜥蜴也與龍通氣
故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

嘔身色無恒日十二變爻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

易者廬壘之名守宮是矣

守宮即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

嘔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

犀之名狶神是矣

彖亦曰茅犀然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士人名曰狶神

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象大荒之

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

其為字從人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

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䟽之窓也其字象

窓形今之象眼窓也所取於爻者義取於旁通所取

於卦者懸有大小也

卦字解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

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為非杙則可掛於壁易
卦豈可掛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
忝為一圭則六十四象摠名為卦可也應劭曰圭者
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
為字也從卜為義從圭為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
卦今挂字從手為義从圭為聲則圭即音卦可證矣

卦古文圭字又
古字象交窓形

○ 天一生水

易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為氣主神
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

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

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為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為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玄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易重一斤

十黍為綮十綮為銖八銖為鎰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漢志注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乘

此篇有
沙理

四方之象程子之言蓋出於此

○ 鬼鬼

易曰精氣為物游鬼為變精為鬼氣為鬼二者既合
然後有物及其散也則鬼游而為神鬼散而為鬼矣
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鬼既生魄陽曰鬼孔子曰氣
也者神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
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為鬼氣則鬼之謂也淮南
子曰天氣為鬼地氣為鬼高誘注曰鬼人陽神也鬼
人陰神也鬼鬼性情也約情合性為聖人載營鬼勿
滑而鬼為仙人故曰輕清者鬼從鬼升重濁者鬼從

鬼降升鬼為貴降鬼為賤靈鬼為賢厲鬼為愚輕鬼

鬼見可相人

竟可相人
幸清者貴

滑而鬼為仙人故曰輕清者鬼從鬼升重濁者鬼從
鬼降升鬼為貴降鬼為賤靈鬼為賢厲鬼為愚輕鬼
為明重鬼為暗揚鬼為羽鉞鬼為毛眾人以鬼攝鬼
聖人以鬼運魄蓋鬼之藏鬼拘之鬼之游鬼囚之鬼
晝屬目鬼夜屬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故鬼能知來
鬼能藏往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
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
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
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

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况成周
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囹旋激天下
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
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
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
為矢鑄金為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
慎又以為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
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嗚呼歆既誣聖經以欺一
時而餘禍猶及後世邪說害人慘於鴻水猛獸信哉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即邵康節師也挺之謂邵雍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雍悉傳之作後天圖見於邵伯溫之序朱子因其出於希夷而諱之殆掩耳盜鍾也後作周易啓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曰此先

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
 節曰直解圖意度辭悞人似說易元有此圖矣蓋康
 節因孔子易傳難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以示
 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今便
 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如詩集傳有七月
 流火圖便謂先有此圖而後作七月詩可乎今程文
 及舉業有用先天後天及橫圖圓圖直解圖意字於
 破題者皆不通古今者也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

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

說有極

易圖考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
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
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弘肆愚觀此言易圖先
天始于希夷而後天續于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
非為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藏頭
露尾亦何益哉

陰火革澤

易澤中有火革此亦實象也或云孔子未嘗浮海渡
江何以知陰火潛然耶曰聖人之知豈待目見足踐
乎楚王之萍防風之髀肅慎之矢罔象之形豈必見
而後知也

大貞小貞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膏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又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

○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

○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好曬麥是其驗也又驗之風電亦然或問東為陽方西為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雲龍風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

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
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
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從必雨乃雨氣感蟻
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致雨蜥蜴能作
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
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
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易

與尚書又相矛盾至不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

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不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况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地道無成

易文言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蓋曰地道無成代天有終也推而言之亦曰妻道無成代夫有終也引而伸之亦曰臣道無成代君有終也然則何以不言子也曰子有時而為父地無時而為天也妻無時而為夫也臣無時而為君也

飛鳥遺音

易小過卦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此鳥亦斥鷃之
捨榆數尺鷓鴣之巢林一枝耳非九成來儀而音中
於律九皋一鳴而聲聞於天也唐子西詩二南廢後
魯叟筆七國橫議鄒軻談何妨于宜上乎

王用三驅失前禽

易比爻辭王用三驅失前禽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者
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
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叛取
亂也今本義似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為設教
者言非為田獵言也田獵之禮即寓兵威若去者不
追則數年之間王者為獨夫矣何以聯屬天下乎

者言非為田獵言也。田獵之禮即寓兵威。若去者不
追則數年之間王者為獨夫矣。何以聯屬天下乎。第
如此則舜征有苗啓征有扈皆違去者不追之義矣。

○ 楊稊柳稊

易大過爻辭枯楊生稊陸德明曰秀也。夏小正正月
柳稊戴德傳云發乎也。秀如苗而不秀之秀。禾成穗
曰秀。柳亦有穗。唐詩所謂柳線也。乎如易卦中孚之
孚。毛未出卵殼曰孚。牡丹為藥其花蓓蕾皆如鳥卵
形。柳初發苞亦如卵形而小。故曰發乎。朱子易本義
云稊根也。榮於下者也。稊按字書本不訓根。據易爻
初為木本。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又柳之發榮

自末稍如唐詩所謂解凍風來末上青也。不自下而榮其說矣。矣南沙熊叔仁周易象旨具此義。余為衍之。

冶容誨淫

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水同志，故冶字從水。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

三蒼又
子寶易

秦淮海易解

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

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

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
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
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
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
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
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
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
風從虎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

川上有路無事則工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

星經說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觸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

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

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
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
又合好効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牖此解極為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
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
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易為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往者順蓋因下句而
並舉之非為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於經妙契超
詣有如此趙子崇為予言此惜未見其全也予謂解
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

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
解聖賢之經噫安得起公石於九原而語此哉慎謂
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
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
太昊氏太昊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
以木德王畫卦自下而上即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
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
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
包四端伏羲所以為羣聖首而易為五經之源乎

易說卦坎為盜

易說卦坎為盜項氏謂月行于夜為盜象此言最害

易說卦坎為盜

易說卦坎為盜項氏謂月行于夜為盜象此言最害
義余第用敘少時從魏雪溪講易至此魏以項氏之
說解之用敘曰盜可配月則天是窩主星辰皆掐摸
矣其言雖戲亦有理今按坎為險為難人事之險難
莫如寇盜解曰致寇至而文言云作易者其知盜乎
解下卦為坎坎之為盜象明矣坎之為卦外陰柔而
內剛狼有穿穴踰墻乘墉伏莽之狀也又况坎為隱
伏隱伏非盜而何

苞桑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為固結

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杌隍，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解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葉拱，墻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為趨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饑馬在廄，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

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伐上也伯夷之避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懸箔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靡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穴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案中山經云帝囿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

井天所為也。鑿地之井，人所為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節度

易曰：節以制度。又曰：制數度。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度有五：度寸、尺、丈、尋、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

四方

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西方北

四方

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也皆本於河圖也

利市

俗語利市古亦有之易說卦傳為近利市三倍左傳成公十六年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說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

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
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
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
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
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於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敢
改正者乎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一卷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二卷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一卷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二卷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聖製尚書二解

高皇帝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熹新
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置步覽焉可狗儒生腐
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書傳
會選劄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沈傳
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

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睿作聖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適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臯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先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摠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矣

○日中星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

曰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慎按柳氏之說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之為言正也正即正朔也故春頒春朔夏頒夏朔秋頒秋朔冬頒冬朔所謂四殷者即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重春耕也厥民因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急夏芒也厥民夷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急秋收也厥民隩者民政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今蔡傳但云驗氣之和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

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

今蔡傳但云驗氣之和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
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曆象不待羲和
寅賓敬致也觀尚書所以不可廢古注歟或問楊子
曰子於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
儒言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
自用已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
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真宋儒去孔子千五
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獨悟於
心邪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富麗也河南山東之人
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

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
不出里閭坐談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
不為人之貽笑者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
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已噫

○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
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納于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
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
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

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閉法哉

○四岳為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為一人通為二十二人之數余深然其說以漢書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以四岳為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劉珥

江泰之曰五官中郎未聞五個四門博士豈是四人
余曰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只
一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好風好雨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也東
木克北土以土為妻雨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
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為妻風
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
則比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為
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譔者應
聲曰天上星宿亦怕妻乎滿堂哄然真可笑也

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譎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妻乎？」滿堂哄然，真可笑也。

三公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尚書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隆，責在地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蓋亦竊古義也。

九河

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

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
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言闕八流拓境塞其東
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
為百世之害由於重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
梁山泊之水以為田則又愚矣

肇十有二州

春秋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淮南子曰神農大九
州桂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
惟於神州之內分為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五
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
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為事

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為始也前此九州而今始為十二州也不然則肇字無所屬至夏還為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可證

禹九州

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九州淮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

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於此矣揚不言南青
雍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叛服不常乎

○三江味別

蘇子瞻志林有三江味別之說蔡傳深非之然以禹
貢本文論之揚江言三江既入而於經言江漢朝宗
於海則同流而自為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泆
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
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
職則能辯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辯之故
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邵陸羽張又新劉白芻志季
卿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豈獨為

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邵陸羽張又新劉白芻志季

鄉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豈獨為
口腹哉蘇子之說蓋本於此慎嘗謂山過山則分雖
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
隨波濤而上下玄中記云名山有孔竅相通是也水
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
於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清
漳濁漳合於上黨當陽者沮漳合流也灑上者章貢
合流鄣郡者西江合流亳漳者漳渦合流雲夢者漳
鄖合流凡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螭螭又數十
里如璋璋者判合之器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以水投

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固味別之說也蔡氏之譏蘇子亦過矣

陟方

尚書舜陟方乃死家語作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以方為方岳正與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合而文義亦順今注以升遐訓之又與下文乃死重復矣左思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與以陟方對行宮蓋以為天子巡狩事也亦與國語家語合

五玉當作五樂

書脩五禮五玉班志五玉作五樂蓋已有五瑞即五玉也

五玉當作五樂

書脩五禮五玉班志五玉作五樂蓋已有五瑞即五玉也玉當為樂注列五樂之目

禹貢彭蠡

禹貢東匯澤為彭蠡一條集傳謂經誤吳草廬已辨之矣近又見邵二泉寶魏莊渠校二說尤足相發明今錄于此二泉云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彼不遏則此不積所謂匯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也彭蠡言其內也于匯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

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所入為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難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下張克修云寶亦云魏莊渠曰禹貢東匯澤為彭蠡無仰于江漢也噫胡不求諸禹未䟽鑿以前耶江右山勢四盤衆水同出彭蠡為口形則高仰非得江漢外水闌之還能瀦而後泄耶

東陵西陵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泝地志即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蓋據波馮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泂地志
即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蓋據波濤
濤以濟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為盜巢云夷陵為西陵
則巴陵為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
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
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
藻績之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睢

○王朝步自周

大夫不徒行也王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

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日水性

或問余水味之說則詳矣水性之別何如曰班固司

馬遷貨殖傳地理志備矣論其極則庭州灞水金鐵

皆漏庭州灞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廊

延之川日脂流即延安石油也以為煙墨松脂不及

陽弱水溺毛黑溪玄髓南荒有黑溪水其水以塗古

即能乘象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今之象奴也悉唐制角畔怯腐手見佛水

性不同有如此者學所以貴博物也

又

水性不同予於續錄詳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諸葛

○又

水性不同予於續錄詳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諸葛建
明時有蒲元者術鑒同歐冶風胡常為孔明鑄刀劍
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
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
能辯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
疥癢終無疔醒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
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高宗夢良弼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
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旁求以象之肖

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
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
夢鄧通卒為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
嘗遊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
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
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
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
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
舜之庭兀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
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
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

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
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
也欲終而釋之又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
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號曰寓而
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廖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
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
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
直以循斯頊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
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為軍師類乎聖
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
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

易十卷之三

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
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啟倖矣鄭文夢鹿而得真鹿心
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况誠於求
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父
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成人
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辯

所其無逸

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為所邇言而義遠
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為所書曰王
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
之愈覺不通此深得經旨余特表出之

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
之愈覺不通此深得經旨余特表出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

書君奭篇首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自後世之私
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為
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緝書乃云武王
克紂前歌後舞此言謬矣昭烈克劉璋置酒宴樂乃
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昭烈豈樂禍者蓋
信緝書如經矣高帝哭項羽曹操哭袁紹豈有武王
而歌舞于克紂之事乎

百姓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遙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

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

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

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同萬國萬國諸侯

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

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

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

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為

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

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

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

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

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
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
己以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
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
姓耳

○詩小序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
不能知如火序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
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
亦可謂倔強矣哉

亦可謂崛強也哉

又

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而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
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也馬端
臨文獻通考辯之詳矣余見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
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
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
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籍之子夏嗚呼韓公可謂失
言矣孔子親許子夏以可與言詩子夏猶云不及其
誰宜為哉且子頑宣姜中冓之私生子五人二為諸
侯昭昭在人耳目豈是春秋所不道孔子既取之于

國風而子夏反為之諱乎。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是為史官懼人禍天刑之說也。豈齊南晉董之筆乎。韓公而為此言。亦非韓公矣。必贗作也。然此說也。正與朱子去序之意脗合。韓公百世山斗。朱子正可借為左袒之助。而朱子著韓文考異。乃以為非公作而剛除之。蓋公論正議。不覺其出於一時之筆。而不顧其與已說之背馳也。韓文未剛之本。世多未知。而此說又可為馬氏復小序之證佐。故詳書之。

哀窈窕思賢才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卷耳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審官似戾于荀旨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携僕望矧雖曰言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

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
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
此仲默大稱賞以為千古之奇又語予曰宋人尚不
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
鄭可也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
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
也汲冢周書云明玉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
國語曰興王賞諫臣逸王法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

謚耳

國語曰興王賞諫臣逸王法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謚耳

○間關車之牽兮

詩傳以為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為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夏屋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為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是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

房俎也。以夏屋為居，以房俎為房室，可乎？又禮童子
饋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心結于一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
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于
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韓嬰詩說如此，精矣哉。

熠燿

東山詩：熠燿之訓，為螢火也。今詩疑他章有倉庚
於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為明貌，而以宵行為螢火。
固執其為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

於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為明貌而以宵行為螢火
固哉其為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
實也熠燿為倉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可以決其疑
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
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
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詩無達詁易無達象
春秋無達例可與知者道耳

膚發

豳風一之日膚發二之日凜冽注膚發風寒也凜冽
氣寒也今按膚發指風是也凜冽乃氣寒結而為冰
月令十二月水澤腹堅是也凜冽字从冰其義易見

膚發之為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膚羗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是也總不若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膚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膚栗與詩意合膚發今俗名頭管樂書名風管又可證焉林肅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風掩卷而坐猶覺琴琴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膚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為時文之祖

信哉

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為時文之祖
信哉

洵美且都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翹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
姜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
之閑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琚可以言
都矣蓋冶容艷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醲含浸之下
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
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任宦方會
穿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澁烏有閑雅乎漢宮
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

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籍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為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繆公學

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

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繆公學

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為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秦者不為過也繼序者乃以為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云車馬而億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乎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

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畧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既見而並坐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起警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為秦非一日矣

○ 周宣王

自古守成之君初吉終亂者唐之明皇憲宗為甚史著之詳矣周之宣王中興赫然為三代令主而其末暮與唐之明憲無異證於詩小序可見矣小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也鳴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

吉日美宣王也。鴻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由是言之。六月采芑車攻。何其憂勤之汲。規模之宏也。自是而吉日鴻鴈詩人之衆。美參歸矣。其猶日之中乎。庭燎雖美而有箴。蓋一章夜未央。二章夜未艾。三章夜向晨。則視朝漸晚。宴安漸耽。姜后脫簪之諫。女鳩淫樂之湛。正此際也。自是沔水規之。鶴鳴誨之。白駒黃鳥以逮祈父。我行其野。刺者四出。其去幽厲一間。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

○小雅周之衰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小
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
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
心怨有哀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
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貳武王
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欣交
通豈有哀音文王以大德受命同於大舜豈有衰小
服虔之說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
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
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其見卓矣華陽范
氏處義曰季札觀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

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其見卓矣。華陽范氏處義曰：季札觀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于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遷之言為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相似者，如賓之初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淫，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黜后，所謂譏小已之得失，流及於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柱之說。

是非判然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左氏載季札立言之意，宋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同杜說，未當。余特舉服范二說以訂之。

○常棣之華

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萼不華，蒂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樓名曰花萼，相輝。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皆用此義。至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不知詩，亦不識字矣。漢儒地下，有靈，豈不失笑。

用此義至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鞿鞿乎
非惟不知詩亦不識字矣漢儒地下之有靈豈不失笑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則謹
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
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
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則又
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
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中原有菽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螺贏蒲蘆

其說亦有
意思

也。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螺
羸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為似續之計
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能教誨之，使之用
善，以為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
之不精，乃謂螺羸取桑虫，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楊
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螺羸
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
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
卵日益長，乃為螺羸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
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
蜘蛛亦不死不生，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

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
蜘蛛亦不死不生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
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蟲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繭
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窠每穴各綴一
卵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此皆一
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音其
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
也列子曰純雄其名大腰純雌其名穉蜂莊子曰細
腰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
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蛉
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身之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

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為純雄說文以
為無子殆未可信况詩人之意本不然讀之者不審
耳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蘆
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鷗
青黑之茨青黑之鳩皆名以鷗也中庸曰政也者蒲
蘆也即螺贏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蘆然乃與
詩之義合矣此范處義之說也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
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有豸白蹄

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有豕白蹄

韓詩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不入我陳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啓明長庚

詩緝李氏曰啓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目之遂以長庚為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

也今注一星一與二字畫多少之間誤耳元注二星也

○小東大東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豳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抽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

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餘而曰大東吾不

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餘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大雅小雅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巖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

興趣章
系自別

之辭蓋無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
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實然不同比之小雅
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
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為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
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
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若離騷者可謂無之矣言離騷無國風小雅而不言
其無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
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
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
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
之說特為表出之

詒謀未孫

通鑑韓建殺唐宗室通王滋十一人胡致堂管見云
唐室至此祖宗詒謀有未孫與集覽謂詩詒厥孫謀
以燕翼子此引謂未能遠謀及孫也其曰未孫文法
當然左傳引詩云叶比其鄰昏姻孔云而申之曰晉
不隣矣其誰云之正文人引經之例陳濟正誤不知
此義乃云孫音遜可謂痴人說夢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辟雍泮宮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靡。解云辟墻也。靡天子享宴辟靡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大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鑄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為天子學名。泮宮為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

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

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
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為周之制。則孟子固
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脊
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脊雍也。皆為宮名。無疑也。魯頌
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
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
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
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
名泮宮。邪。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
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篎業。莫不均調。於此

詩經卷之五

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
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
而已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
奏公終之胡為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
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
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
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
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
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為
知泮宮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

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

王制

知泮宮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天生烝民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於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於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為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為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疚。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䟽斯稗。䟽斗粟而米十為䟽。䟽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為稗。稗謂之精糲。加於精。䟽斯稗矣。是小人而加於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為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而不能自己也

魯頌泮宮

予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虎圻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為半水泮林亦為半林乎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以辟雍為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鍾於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當得其真漢儒因解泮水求其義而不得故轉辟為壁解以圓水予謂戴氏之見卓矣其辨博矣按左氏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

曲為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
可略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
其師他如廬漕城楚丘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
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
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
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
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愚嘗揔春秋與詩而
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為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
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
烏得為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

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

烏得為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
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
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
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
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卞，其女季姬始遇鄆
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鄆
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
與有馭，猶以為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
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為美也。

○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膳膳董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
我桑葢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大王翦商

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大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
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大王蓋當祖
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
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大王不
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
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緜洪豈有一毫覬
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

蠻是大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

覲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大王固己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大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大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大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為戩。則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心乎。

玄鳥生商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音松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

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

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
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
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
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
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
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
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
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為昴星生
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
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邛敏碑言敏本柳星之

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咲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訛耳

太史升菴文集四十二卷終



